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熊佛西
余上沅
顾仲彝
李健吾 卷

060

06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60, 熊佛西、余上沅、顾仲彝、李建吾卷/
徐俊西主编; 陈子善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21-3768-8

I. ①海…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471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60

熊佛西 余上沅 顾仲彝 李建吾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子善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75 插页 5 字数 497,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768-8/I·2885 定价: 59.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熊佛西

青春的悲哀	3
过渡	25
上海滩的春天	59
中国戏剧运动的新途径	126
南国剧翁田寿昌	131
采茶记	139

余上沅

兵变	145
回家	165
《国剧运动》序	178
中国戏剧的途径	183
历史剧的语言	189
中国戏剧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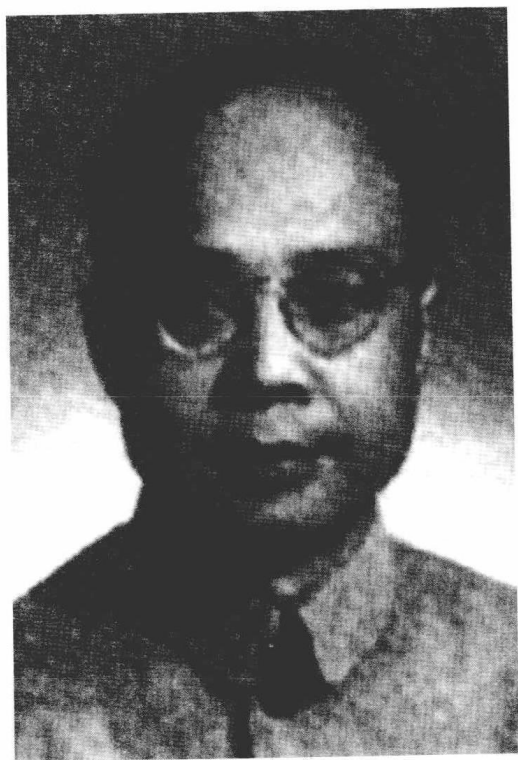
顾仲彝

梅萝香	219
人之初	303
八仙外传	423

李健吾

这不过是春天	
——芬的生日礼	485
母亲的梦	532
一个兵和他的老婆	546
匹夫	591
希伯先生	596
切梦刀	599
《边城》	
——沈从文先生作	602
《九十九度中》	
——林徽因女士作	608
《雷雨》	
——曹禺先生作	611
《画梦录》	
——何其芳先生作	617
叶紫的小说	626
咀华记余——无题	638
《西川集》	641
重读《围城》	643
编后记	646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650

熊佛西



青春的悲哀

登场人物

贾正经——稽查长，年约五十。

贾世杰——正经的儿子，年约十九。

贾晓琴——正经的四太太，年约二十二。

贾正纬——正经的胞弟，年约四十。

魏 禄——贾仆，年约二十五。

景 儿——晓琴的丫环。

巡 警——一人或两人。

时 代

一九二二年

地 址

一个繁华的大城

布 景

贾正经的会客室。中壁为一椭圆形的门，外有过道，左通正经的书斋，右通世杰的寝室，并有过道通东院，台左有屏风，旁有一钢琴。更旁为一躺椅，琴之三面有西式小椅。靠左壁有一长桌，上置电话机、花瓶、笔、墨、纸、砚、朱红印匣及烟罐、洋火等物。台右有一圆桌，围有椅子四把。壁上挂的是正经父母的遗容和几张小像片。

开幕时，景儿正在擦桌上的麻雀牌，魏禄含着半头烟卷，带着很有心事的样儿坐在躺椅上。

〔景儿（以后简称“景”）斜过眼来着魏禄一睨。

〔魏禄（以后简称“魏”）把烟头向地一掷，两手衬着颊，长叹一声。

景 为什么事情叹气？又输了吗？

魏 （无精打采）唉！帮人家干事情总是难！

景 可不是吗？俗话说得好：“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管。”在别人家里当差，哪有在自己家里做少爷舒服呢？（稍顿）我劝你就不要再赌了吧！我昨天听着老爷对四太太说，倘若你再整天的赌钱，他就要辞退你！（把擦好了的牌装在盒子里）

魏 （冷笑）哼哼！他要辞退我？谅他不敢！

景 （微笑）哎哟！你不要在我面前摆这些穷架子罢！倘若他辞掉了你，你还敢把他怎样吗？（将牌装盖好了，用手巾向身上拂拭了一番）

魏 （很有决意的样儿走近景儿）景儿——不要紧！老爷不辞退我则罢了，如果他辞了我，自然我有法子对付他，总可以使咱们俩决不至离开。（双手抚着景儿的肩，两眼呆望着她的脸，显出一种媚态）

景 你别要来这套吧！（把魏禄的手推开，转过脸去）

魏 （急状）唉！谁又骗你呢！

景 （回过脸来）那么我倒要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

魏 （踌躇状）昨天晚上？我……我回家去了……

景 你不说过你的媳妇早死了吗？

魏 我的媳妇死了，我的父母没有死呵！（媚笑）

景 （怒状）你不要瞒我了！昨天你上小金香那儿去了，是不是？哼！

魏 你实在太多心了。自从上月到现在，谁又到她那儿去了呢！（景儿低着头，魏禄做出安慰她的样儿）你放心罢，我绝不是那

种见好爱好的东西，你何必这样地生气呢？

景（命令状）从今日起，晚上不准再出去！

魏 从明天起，好不好？因为我今天还要去翻本啦。你还有没有钱？再给我两块！

景（反抗状）我没有钱！老爷说过不准你赌了。

魏（瞪眼）他不准我赌？他自己干吗整天整夜的赌？

景 他是八字生得好，你还不是八字生坏了；倘若你有他这样的八字，现在你还不是可以坐在家里“耀武扬威”地赌，谁敢说 you 一字半句吗？

魏 得啦得啦！这些零零碎碎的话，你也不要说罢了。赶紧给我两块钱。我赌了这次之后，决不再赌了。

景（不耐烦状）你这一套话我实在听够了。（转身欲下）

魏（跟着）哪个再骗你……是……

景 你是发惯了“哑巴誓”的！

〔电话机上的铃响，景儿接之。魏禄燃火抽烟。〕

景（接电话）喂！你们哪儿？……贾宅……哦……你是吴老爷吗？……要请我们老爷讲话吗？请您稍微停一会儿……

〔景儿急忙入内，魏禄随之下。约哑场片刻后，贾正经（以后简称“经”）含着吕宋烟上。〕

经（接电话）喂！你是老吴吗？……我是正经吓……什么？……你与老张今天不能来吗？……不成不成！咱们只来八圈完事，好不好？……哦……哦……我知道了……你们要去替小玉凤捧场吗？……既是这样，那么明天来罢。……喂！我说，老张昨天真岂有此理，他明明知道我单吊“发财”，硬要打了“东风”出来，闹得庄家 and 个三翻，弄给我那一盘输了四百多块，你看糟不糟呀？……我走了之后，你们又来了八圈吗？……谁输？……你输呀！……哈……哈哈……哈……哈哈……你也应该输输吧，你在这几天也太赢多了！……我的手气可是糟极了……什么？……他们想开办剧场吗？……没

有来……你放心罢，倘若他们不先来运动我是决不成的！……还有什么话吗？……好……好……是……是……回头见。（放下耳机）

〔景儿上。〕

景 老爷！二老爷来了。

经 请！（景儿转身欲下）喂！景儿——你少和魏禄鬼鬼祟祟地胡闹！听见没？

〔景儿红着脸退后，正经的胞弟贾正纬（以后简称“纬”）穿着西服，手执文明杖，脸带笑容上。〕

纬 哥哥没有上稽查处吗？

经 没有去。你从家里来的吗？（两人坐下）

纬 不是。我从学校里来的。

经 （去掉烟灰）怎么世杰今朝还没有回？

纬 想必是他与几位女同学上公园去了罢。

经 （不乐意状）我说你现在也太让他们胡闹了，从前的学校办得非常的好，凭空现在要来实行什么男女同学，对那些无识无知的青年们，讲些“自由恋爱”——这些事情是很危险的呀！你是学校的校长，倘若将来闹出什么事情来了，你是要负完全责任的呀！（恳切状）现在社会上不满意你的很多，这都是因为你的女儿世贞与那个高丽人结婚的反响。（略顿）这种事情也难怪他们要反对，就是我也非常的不满意。你想，文赞多氏是一个高丽人，你怎能使你的女儿与他结婚呢？

纬 这婚姻的事，完全是世贞自己的自由，我怎能干预呢？

经 （皱眉）在你们这般新人物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她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中国人倒也不要紧，为什么你独独让她嫁给一个高丽人？这不但是有害家风，而且是有碍国体啦！

纬 （微笑）我倒要请问哥哥：高丽人是哪一样不好？请问！

经 唉——枉费你还是留学生的出身，难道高丽人是亡国奴你也不知道吗？

纬 哥哥这话又错了。难道亡了国的人就不是“人”吗？亡了国的人就不能与别人结婚吗？不见得罢？

经 （不耐烦状）与你这种脑筋不清楚的人说活，简直要气死我！（抽烟）

〔景儿送茶上即退。正经正纬各自喝了一口茶。〕

纬 （笑容）请哥哥别动气！“爱情”这件东西是不能与别的东西相比的；它是没有国界种界的；它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它照耀在世界似太阳一样的公平；它好比天上的雨似的，降在哪儿就落在哪儿的。总之，无论社会上怎样地批评我，怎样地骂我，但我始终认为我的女儿与高丽人结婚是对的；况且这是他们俩的事情，别人是不能干涉的。

经 （起立欲走）请你不要说这些新名词罢，我实在不愿听了。老实说，我的世杰下学期是不准他跟你去受这种可怕的教育，倘若他将来爱上了一个印度婆子，那还了得吗？你简直不会做父亲嚟！（叹气不已）

纬 （起立作强笑）请哥哥不要走，亦别动气，我不再谈说得啦！“木已成舟，米已成饭”，也用不着再说了，我另外还有别的事情要与哥哥商量啦！

〔正经的四太太——贾晓琴（以后简称“晓”）拿着一本小说上。〕

晓 （笑容）叔父刚来吗？世杰今天怎么还没有回？

纬 我来了一会。世杰也想必快要回了。四嫂看的什么书？

晓 （着正经睨了一眼，支吾半晌）看的是《红楼梦》。

经 （凶猛状）什么！你又在看《红楼梦》？我前天教你不要看这种书，你又看起来了，你见哪个女人敢看这种淫书？

纬 哥哥，这书看看无妨，是极有价值的文学书。我预备下学期在文学系必修科里要选这本书做课本啦！

经 噯！（音拉长）那是决计干不得的呀！（略顿，皱眉）你还有什么事情要与我商量，赶快都说罢。我还要去约人来打牌啦！

纬 我今天来，就是要请哥哥给我一点“陈肉桂”。

经 你要“陈肉桂”干吗？

纬 因为我们间壁有个寡妇害“气痛”病已经好几天了，据大夫说，她这种病是很特别的，非要吃廿年前的陈肉桂是不能好的，所以我特地来请哥哥送一点给她。

经 (摇头)这可不成！我那肉桂留了廿多年，我自己尚且舍不得吃，还肯送给别人去糟蹋吗？

纬 (恳切状)请哥哥就送一点给她罢，这是做好事啦！

经 (疑惑状)这件事情与你有什么好处？

纬 哥哥，话不能这样的讲，凡是一件事情与别人有好处的，就是与自己有好处啦——救人即是救己。肉桂在什么地方，请哥哥费神找一点给我罢。

晓 (表同情状)是。您就去找一点给叔父罢。(一边说着，一边催着正经往里走)

经 (不耐烦状)肉桂还在东院楼上啦，这多麻烦。(思索片刻)好，你(指正纬)就跟我一块儿上东院去取罢。

〔正经正纬同下后，贾晓琴一面弹琴——悲调——一面唱着。片刻后，景儿送茶上。〕

景 四太太，昨天听说老爷想辞退魏禄，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晓 (停住琴声，稍露微笑)奇怪！老爷要辞退魏禄与你有什么妨碍？何必你要打听呢？难道他与你还有什么关系吗？(喝茶)

景 (颊红，作强笑)我说，四太太说话真有点意思，魏禄是男人，我是女人，我们俩既是道不相同，还有什么关系吗！(稍顿)不过魏禄在咱们家里干了多少年的事，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好“帮手”；倘若老爷辞了他，我岂不是少了一个好“帮手”吗？

晓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以为你和他还有别的关系咧。放心罢，原先老爷是有辞退魏禄的意思，后来经我从中劝解了一番，才把原意打消了。

景 (笑容)照这样地说来，魏禄倒应该重重地谢谢四太太啦。